

鼓励人们做事要坚持、坚韧，不虎头蛇尾，不半途而废，过去常以“功不唐捐”来表达。“功不唐捐”，可以解释为“世界上的所有功德与努力，都是不会白白付出的，必然是有回报的。”

据说，胡适给人题字，喜欢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喜欢写“功不唐捐”。两者的意思是相近的。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胡适也是以“功不唐捐”，鼓励学子们要在人生道路上作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说：“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功不唐捐”，是因为人间万象，兴亡荣枯，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都不能逃避因果的法则。尽管此说在对人命运的描述上，由于世事的纷繁复杂，不一定都百分之百的得到呈现，但在人的事功上，必然是“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诗云：“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拱卒”，功劳必然不会白费而是会汇入成功之“海”的。只是在“日拱一卒”时，要认识到事情的完全成功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时间未到”，成功不一定在我，只是我的努力必不唐捐，无论是“插柳”或“栽花”，都会为人间增色，供后人“寻花问柳”，让人生更美好的。

“功不唐捐”，既表明天道酬勤，激励人锲而不舍，勤奋进取，又表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或要一年接着一年干，或要一任接着一任干，或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既“功成必定有我”，又“功成不必在我”，体现着“功”与“我”的辩证关系。

这种“功”与“我”的辩证关系，是人们，特别是党的干部所要正确对待的，既要为人民的幸福努力建功立业，又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计较个人得失。山西右玉县的历届干部在这方面作出了模范的表现。该县原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60多年来，一

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咬定绿化不放松，誓让山川变绿洲”，换班子不换方向，换领导不换目标，不搞翻烧饼式的折腾，握牢“交接棒”，跑好“接力赛”，前任为后任积蓄力量，后任站在前任的肩膀上攀登，尽管多任干部在任上都没有迎来“功成”的荣耀，但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将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这样的干部没有个人的“小九九”，而是一心为国为民。习近平同志曾讲到了右玉县委一任接着一任带领人民群众治沙造林的故事，要求大家学习发扬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功成不必在我”，右玉县绿化蓝图的最后实现，则又离不开每届县委的努力，对60年来在此战斗过的干部来说，也都是“功成必定有我”。对这些虽未等到“功成”，却对“功成”作了默默贡献的干部，都是“功不唐捐”，为百姓所深深怀念的。清明是祭祖节日，福建东山县民众，在清明节却形成一种“先祭谷公，再祭祖宗”的习俗。“谷公”是该县老县委书记谷文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谷文昌在东山县工作14年，当时东山极为荒瘠，风、沙、旱、涝，害得民不聊生，谷文昌带领全县干部群众通过种植耐盐碱的木麻黄树，十几年如一日，有效地改变了面貌，随后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后继者踏着他的脚印不断前行，终于实现了东山人梦寐以求的“绿色奇迹”。东山现已成为生态旅游岛，群众生活走向富裕，成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经典案例。“饮水不忘掘井人”，老百姓就把谷文昌和祖宗一起祭拜，而且是“先祭谷公”。

“功成不必在我”，体现的是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表明的是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历史担当。作为党与人民的干部，都应当把具有“无我”的高尚情怀与“有我”的责任承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们都是“功不唐捐”的，都为人民群众所敬仰与怀念。

夜光杯

我敬重的前辈丁景唐先生远行已半年多了，我非常想念他。

我眼中的丁老是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学者和编辑出版家，对他作为老革命的身份了解不多。我着手写宋家老宅，起先根本不知道这栋房子与丁老的革命生涯有什么关联。我考虑到宋家老宅在上海解放后由宋庆龄委托中国福利基金会管理和使用，故而就设法前往中国福利会史志办查阅档案资料，在该会编辑出版的一份内刊中惊喜地读到丁景唐先生回忆上海放前夕曾入住西摩路宋宅的一段革命经历。原来，上海那时兵荒马乱，陷入流离失所困境的难童增多，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改名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各界社会福利宗教团体组成了上海

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设难童救济小组，由中国福利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与顾锦心、陈维博、王诤贤四人组成。1949年3月底至5月间，丁景唐作为难童救济站的负责人，与战友一起带着一百多名难童悄然住进了宋家老宅。我当初兴奋的是，世人只知道这栋房子在1927年轰动海内外的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有紧密关系，没想到它在解放前夕竟与宋庆龄开创的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有关。我在中国福利会查阅档案资料后，又先后采访了胡修德、张珏和李云三位知情者，最后要采访的就是丁老了。丁老那年已77岁了，我没有贸然打电话去，而是先给丁言昭老师通电话，了解其父的身体情况，意在向丁老进一步了解和核实历史细节。她听了我的想法后，就爽快地说：“你给自己打电话去问问我爹爹好了。”翌日下午我就打电话给丁老。我告诉他我准备写介绍宋宅的文章，在中福会的杂志上拜读了他写的文章。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你看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谈这段历史，大家都不了解的。他还说，本来地下党要安排难童们住在玉佛寺，但最后考虑下来，觉得那时白色恐怖，很危险，住在369号更安全。他还告诉我他在陪伴难童时所做的工作，其中一件事是教孩子们学唱《解放区的天》《朱大嫂送鸡蛋》等歌曲，还学跳扭秧歌。回首在宋宅度过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丁老不无感慨地说：“对于我本人，和曾经一度聚集在369号的孩子们、朋友们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宋氏老宅是我们迎接上海解放，迎接新生活开始的历史见证！”他最后叮嘱我说：“依要写得严谨些啊！”

说来真巧，其时我单位文史馆退休的老领导叶广成恰好是当年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福利站的孩子，他与福利站的几个孩

许多人是因安徒生才知道欧登塞的。安徒生出生的地方位于欧登塞的老城区，19世纪，这里挤满了打零工的码头工人和乞丐。贫寒的生活养成了安徒生敏感的心性，并让他以后在爱情上屡屡受挫。当他去世后，人们在他脖子上的小皮袋里发现了一封信，那是他心仪的福格特小姐写来的。信中的措辞礼貌得体，但拒绝之意一望可知。联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胡椒绅士》和《海的女儿》的追爱主人公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说这些童话多少都有作者的影子。成名后的安徒生足迹遍及欧洲大陆，但故乡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笔端。现在，欧登塞人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为自己的荣誉市民建起了雕像，包括在他母亲经常浣衣的河岸。至于他逼仄寒惨的故居也经过修整，在上世纪初被辟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没人知道，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的呵护下，他沧桑的内心是否感到些许安慰。但他留给这座城市的每一张面容，分明都透着淡淡的哀愁。

哥本哈根大学访克尔凯郭尔
中宵独立数河星，晨兴孤吟对杳冥。
身似丑樗思悱惻，心如枯井叹伶仃。
敝居有意悲萧发，闾市无人会傲灵。
敢以死灰嘲槿艳，不求春色到寒庭。

克尔凯郭尔是丹麦基督教思想家，早年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由于不满自希腊时代就开始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建构，他摒弃黑格尔主义，专注于发扬基于个人体验的宗教哲学，并常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对非普遍性知识的推崇。他对“每个时代都有其典型的堕落方式”的论说，对存在就是痛苦、孤独、绝望和情欲等情绪的强调，启发了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以至被推为这种哲学的先导。要说这个驼背跛足、体弱多病，只活了42年就孤独死去的天才，终身都作为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所支配。父亲生活的不检点和5个兄弟姐妹的过早死去，让他背上了深重的精神原罪。他的性格变得怪异，又因常以纨绔公子的形象来掩饰自己而饱受世人的诟病。但今天，人们不再觉得他是需要同情或体谅的弱者。相反，对他努力“寻找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理的真理”的精神，无不表示由衷的敬佩。在哥本哈根大学，每年的夏天，都会有人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由神学院主办的有关他思想的读书会。但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在大部分时候，他是寂寞的，他的坐像前连一枝花都没有，更不要说站起来拜瞻的人了。

子被告知要他们“去给宋太太看房子去”，就高高兴兴跟随叔叔阿姨住进了宋宅。他跟我回忆在宋宅生活的情景，对那段短暂的时光记忆犹新。上海解放后不久，叶广成很想念小伙伴，有一天跑到西摩路，但这时369号大门紧闭，没再见到昔日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和叔叔阿姨。虽然他那时根本不知道哪个叔叔是丁景唐，但在他眼里日夜照顾他们小朋友的每个叔叔和阿姨都是像父母一样值得他们信赖的保护神。当我得悉叶广成的情况后就跟丁老说了，他在北戴河休养期间还挂念着当年自己福利站的孩子，特地写信给我，希望我把叶广成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丁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个童心不泯的老小孩形象，追根溯源，先天的性格固然重要，但大概跟他青少年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他早年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那段经历不无关系吧！

上海近邻水乡太仓，南园、沙溪老街、浏河古镇、弇山园、憩园，几处幽静如画的江南人文古迹是我梦中牵系着的世外桃源。儿时，某年暑假我曾随外婆乘着木船从昆山经过娄江去太仓一个亲戚家小住，记忆中，木船行走在水里激起水声哗哗，惊动了天上星星一闪一闪探头张望，天蒙蒙亮，岸边不时传来鸡鸣犬吠声……一碗太仓新米饭，两条野生河鲫鱼，几片糯咸肉，煮锅草鸡汤，炒几盆茼蒿菜豆角紫茄红椒，再来肉松皮蛋猪头肉，芋头燻鸡羊肉面，俱是吴地古早味。晚宿农家，竹榻清凉，一夜清梦被鸟声惊醒，晨起行走湖边，藕花素香，菱叶浮动，入夜，萤火虫星星点点，童话中的场景，奇妙又神秘，听取蛙声一片，如诗如画。宛若宋代苏州人顾逢《太仓道中》诗所云：“露气侵衣月满船，梦回依约五更天。枕间听得鸣鸡犬，知在谁家村上眠。”

“忠明兄，我们去年秋天一起从太仓吴家湾小路边采集的凤仙花籽，今春播种后现在开花朱红浅白。真是，九苞文采迎

眸炫，一抹胭脂入手融。让我找到了童年种凤仙花的回忆，可惜，吴家湾采来的黄红两色鸡冠花尚未出芽。”美食家沈嘉禄从微信里告诉我这一喜讯。的确，去岁我们往访吴家湾，沉浸在桂枝香蕴中的秋天让人神往。朋友高瞻说，来年夏天这里一片花海，一定让你惊艳。7月初，我又走进吴家湾，恰逢2018第二届太仓乡村旅游节在孟河村吴家湾开幕。田野里千亩花海半天烟霞让我震撼，一根根五彩亮丽的鲁冰花穗遇雨即开，镶嵌在绿色的“海洋”上灿烂似锦霞。向日葵昂首划一像仪仗队向着太阳齐调一致，充满正能量。“花中一姐”290亩格桑花，亿万朵鲜花在清风中摇曳，远远望去像彩蝶纷飞。成片成片紫色马鞭草为这个夏天增添十分热量，这不是紫气东来吗？河边120亩百日菊花自远望去又像一条红色丝绒地毯，铺盖在田野上。林间小径，榴花有深有色浅结着朵朵彩韵，凤仙花色高逸，轻盈里带一抹透明。鸡冠花伸长颈脖，怒发冲冠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中的中锋惹人关注。美人蕉花开柔媚娇红。竹篱笆上爬着丝瓜、扁豆、南瓜、黄瓜藤蔓，花开点点尽

显夏日农家风情。吴家湾地近长江南岸，与上海崇明岛西沙湿地公园隔江遥望。夏日夜晚，河边月台上邀二三好友独坐无语，凉风飒至，花香飘来，夏虫低吟，可以清心，可以忘忧。

一位老者告诉我，太仓南园暑天赏莲，堪为一景，此地是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王锡爵赏梅种菊处，夏日坐池边凉亭，空气里弥漫着荷叶莲花清香，柳叶深处闻蝉鸣，红蜓二三看点水，锦鳞聚散戏池边，白光一闪鹭飞去。泡一壶香茗，执一柄蒲扇，剖一只西瓜，斜靠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忽闻轻雷，乌云翻滚，雨丝坠落莲塘，溅起荷香袭来，上海客人来太仓赏花食珍，定能感受到此中乐趣！



徐本健

赞克罗地亚队

朱英磊
定格三狮易铁衣，一更遭陷数重围。
出奇射杀英伦将，绝地求生盛誉归。
注：易铁衣：克罗地亚队一反传统红白格球衣，而着蓝色。一更：一更天，喻开场五分钟便失一球。出奇：喻射进两球的佩里西奇和曼祖基奇。



今年世界杯正逢盛夏。在三伏的前后数周，白天，高温警报接踵而至；入晚，暑气退却凉风习习。在这段日子，足不出户，半夜看球，亦不失为消暑一法。

避开酷暑，除了自南趋北的居处选择，弃烫改凉的饮食变换，更有效的是以一事消磨空闲，以一刻排遣虚无，以一瞬间寻求快慰，那便抓住了“消暑”的真谛。心有挂念，静静享受世界杯，让消暑有了新的诠释。

深夜在家看球，洗完澡，打开电扇，等于乘风凉！白天冲泡的茗茶，可能已经冲淡，再换一撮新茶叶，有两个钟头可以消受。电视机声音隔小一点，太响了肯定影响老婆睡觉，太轻了又听不清主持人讲解，有点难度。

过去上班，看球条件限制，现在退休，空闲时间多多，多看几场直播，便有可能。看球到子夜，偶尔达三更，次日也可补充睡眠。从开幕式到小组赛，我都看遍。直播与

蟋蟀

（中国画）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徐本健

<